



我与白先勇只一面之缘。那一面，他是为推广昆剧《玉簪记》前来上海，而我是为评论这台戏，前去拜访。

《玉簪记》是白先勇推出的第二种昆剧演出。那第一种，自然是他最爱的《牡丹亭》了。一本《牡丹亭》，一对小伶工，居然有大满座、好口彩，根本缘由，不消问是他的名，更可料是他的愿。我料《牡丹亭》之于白先勇的意义，恐早已溢过了爱而成了怨、成了缘、成了愿，与他整个儿的人生体悟，尤其是记忆与趣味融为一体。换言之，白先勇与杜丽娘已合二为一，先是“姹紫嫣红”，再是“断井颓垣”，最终是“奴家三年前为你一梦而亡，今日则为与你圆梦而生”，亲历了生而死、死又生的大轮回。《牡丹亭》公演于2004年，距他作《游园惊梦》整整过去了三十八载。杜丽娘还魂只用了三年，白先勇还愿则花去了近十三倍的时间。

那天去时，剧组正在装台，将于当晚首演。为祝演出成功，我特意填了阙《定风波》送去。既为定风波，自然写的“追舟”。那夜女贞观中，书生潘必正听得道姑陈妙常奏琴，近前试探，是为“琴挑”。不料此情被观主所察，遂催促潘必正登舟赴试。妙常闻讯已迟，急切赶上江边，央求渔夫奋桨追及，二人舟头相拥，依依不舍。

瑟瑟秋风吹荻花，声声泪咽唤船家。难是与君缘已尽？争忍，观房夜静月无瑕。烟水半江分不断，情款，舟头扶得玉簪斜。此去应知潮有信，休问，愿随所爱到天涯。

愿随所爱到天涯

胡晓军

白先勇一边看，一边点头，说小小一阙词，居然情景全有，仿佛秋江扁舟就在眼前；而且声容并茂，好似亲见二人言语神态。这对《玉簪记》是最好的礼物、绝佳的兆头。说罢笑呵呵地叠起，连声称谢。

关于《玉簪记》的话题，仿佛那叶扁舟，很快荡了开去。白先勇叹道，如今身体渐渐差了，来大陆的次数恐怕会少了。上海是好地方，不断有新东西出来、到处有新东西出来，却始终没少了旧的东西、到处能感到旧的东西。上海人精致、细腻、考究，能将新的旧的摆得稳妥，既新鲜又漂亮，实在让人着迷。但他话锋一转，说就这几年来，上海好像变粗糙了，至少没那么精致了。我问何以见得？他摇摇头，说不清楚，不过心里感觉就是这样。

我立刻想起钱夫人总嫌台北的丝绸粗糙、花雕刺喉，哪及得上大陆货的柔软和醇厚。眼前的白先勇，也由杜丽娘慢慢地化作了钱夫人。三十八年前钱夫人在台北宴公馆失了声，三十八年后白先勇则开了嗓，上次唱的游园惊梦，这回要唱琴挑追舟，而且必是在大陆、只有在大陆。看来他自称“昆曲义工”，

过于谦退了些。至于上海的变化，我有同感，更有痛感。最明显的，比如有好些个淡雅洁净的所在，如今艳俗脏乱不堪；更要命的，好像怎么去整理、去清洗，都难以恢复如初，都不会称心满意。其实缘由，根本不在眼中，而在心里。人心本是粗糙的，好容易用文化填涂得光洁了些，却又被贪欲蹭得斑斑驳驳、被浮躁蚀得坑坑洼洼，很快重回本相。有个台湾电影，叫做《饮食男女》，男主角是退休名厨老朱。老朱说：“人心粗了，吃得再细也没多大意思。”那么多年过去，我想白先勇很可能会觉得，过去是台北粗而上海细，现在却是台北细而上海粗了。我就体验过一家台北的牛肉面馆，在上海开店五年来手艺越来越粗、价钱却越来越贵的过程。又想，若是上海的面馆去了台北，五年后会如何？

我还谈到了他笔下的另两个女性。一个是尹雪艳。其实她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白先勇印象里的上海。尹雪艳总也不老，而那些追逐她的男人和羡慕她的女人，一个个老或死了。天下哪有人不会老，除非永不见到。如今居然见到了，感觉又如何？另一个是玉卿嫂。其实她不仅是个女人，更是白先勇心目中的传统。传统拯救和养育了现代，却即将被现代所抛弃。天下哪有不连着传统的现代，除非同归于尽。如今幸未到此一步，该做些什么？

当晚坐在剧场，眼中烂熟的是《玉簪记》，心里生疏的还是白先勇。我总觉得杜丽娘也好、钱夫人也罢，只是他心愿的依托。而他达成心愿的能量，又来自何处？想来想去，或许是林语堂的那句“两脚踏东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”。人的左右半球，恰如世界的东西半球，本是无所谓高低、不存在优劣的。但两者的差别又极大，某一瞬念某一作为，左脑胜过右脑或右脑胜过左脑，十分常见；某一时段某一领域，西球压倒东球或东球压倒西球，绝非稀罕。奇怪的是，人们对脑中两个半球孰高孰低从不经意，却始终为世上两个半球孰优孰劣而争执、而对抗、而残杀。说到底，人们从未将自己所生存的地球，当作自己的脑袋来善待。

台上演到《追舟》，小旦跳上了小生的船头，身儿随波微微摇晃。她做到了。是的，毕竟有极少的人做到了，像林语堂，像白先勇。左右半球的融合，靠的是无意识胼胝体；而东西半球的对等，靠的是有自觉的博爱心。胼胝体人皆有之，博爱心却未必了。不过一旦拥有，即使行到天涯海角，都在世界的中央。林语堂晚年皈依基督，白先勇晚年信奉佛教，概是两者教义，均与博爱心相通的缘故。正是——

无奈当年事，天涯为谪仙。离情谁得似，孤影自堪怜。笔底生千里，书中延万年。归心已解语，凭曲道因缘。

崇明围垦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在筑海海岸时，人们就地取材，用芦苇稻草搭起的一间间草棚屋，以及住在草棚屋里围垦劳作的人们那热情、执著的动人场景。

晚撒下的青纱帐中，劳作的人们，收拾起农具，向着草棚屋走去。

晚饭后，在那冬日的暮色里，屋外飘着雪花，海滩上吹拂着料峭的寒风，屋里冷冰冰的，手脚难伸，我们挤在锅灶边的

当年草棚屋

郭树清

1968年冬天，我参加东旺沙围垦，住的就是草棚屋。草棚屋垒筑于草丛中，房顶盖着稻草，四周围着芦苇，外面覆着稻草，身下铺的还是稻草。夜晚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躺在草棚屋里铺满稻草的地上，仰望着草屋顶，不仅柔软暖和，还能闻到一股股清香，那清香气，有稻草的味道，有海风的味道，还夹着露水和着泥土的味道。耳边时时传来屋外鸥鸟、野鸭的鸣叫声，小河涓涓的滴水声和大海哗哗的浪涛声。屋内还有美妙悦耳的轻音乐，那是一声声虫鸣似的催眠曲，伴你一夜熟睡。



围垦筑堤，一般都在冬季农闲和潮水小汛期间进行。在那严寒隆冬季节里，满地玉洁银光，在灿烂的阳光中，晶莹闪烁，蔚为壮观。为了赶潮汐和抢时间，浩浩荡荡的围垦大军，起早摸黑，迎着寒风，踏着冰雪，以寸草不长的盐碱地和蓝天为帐，在广袤的沙滩上，挖的挖，挑的挑，引吭悲壮、浑厚的劳动号子声，度过一天艰难的光阴。不觉太阳西沉，喧嚣了一天的海滩淹没在蒙蒙的夜色中，遥看草棚屋里已升起炊烟，一切都在傍

常会因地制宜，以蓝天作幕，沙滩为台，自编自演一些节目，进行自娱自乐。

在那年的围垦中还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险情。在大坝快要截流合龙的那几天，潮流突然变得疯狂起来。一天深夜，北风呼啸，寒雨侵肌，星月隐在灰蒙蒙的天幕里，气温降至零下5摄氏度，当时大汛将临，如堵港不及，新筑好的圩堤将毁于一旦。公社领导发出“奋战三昼夜，合好龙门，挡住潮水”的号召，农民、

农场场员、驻崇部队指战员纷纷赶到工地，组成一支由500多人参加的突击队，队员们不畏艰难，跳进寒冷的急流中，手挽手排成人墙，用人体挡住潮水，经过大家的奋力拼搏，终于在大潮汛前堵住港口，保住了大坝。

经过一个冬季的奋战，转眼到了春暖花开时节，一条高大绵长、雄伟壮观的岸堤在平地垒起，咸涩的海水被挡在了长堤之外，昔日的海滩，便成为待开垦的农田。此时，蓝天上飘浮的云朵，田野上的芦苇、野草、野花以及岸堤上飘舞的彩旗与其呼应的，像一片多彩流动的云锦，给人以遐想与感慨。

围垦生活，不仅使我锻炼了体魄，更使我从乡

亲们身上学到了那种密切配合、齐心协力、奋力拼搏的团队精神和勤劳勇敢、坚韧不拔、攻坚克难的良好作风，以及不畏艰险、不惧劳苦、战天斗地的坚强意志，这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，更使我能为家乡的创业和发展付出辛勤劳动而感到自豪。

40多年过去了，我时常想起那住草棚屋的岁月，那不仅是我们当年的安身之处，也是我们疲惫浮躁之时的精神家园。

小说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中，江湖百晓生编了一部《兵器谱》，列出当时江湖人中的武功、兵器排名。这里姑且东施效颦，也仿照做一部《名琴谱》出来。但因从古到今，名气大的琴实在不胜枚举，故仅就现在存世的而言。作为主要参考依据的，乃是近年来古琴的拍卖价格。尽管并不妥当，但此衡量标尺在现代毕竟较为客观。倘来日能聚集一帮琴学名家，按照具体之品相、声音，重新排定，或许结论亦有不同。

本琴谱仅一家之言，游戏笔墨，投资理财者参考需谨慎。

第一，春雷
身价：无价
春雷为唐代琴匠雷威所斫。四川雷氏世代造琴，所斫有“雷琴”或“雷公琴”之称，有诗赞曰“唐琴第一推雷公，蜀中九雷独称雄。”传世古琴中以唐琴最珍，唐琴中又以雷琴最宝，雷氏中又以雷威最为出名，雷威所斫之中，又以“春雷”为最。故而春雷实是古琴中最珍贵的无价之宝，纵称之为“神品”亦不为过。此琴曾为宋徽宗赵佶珍藏于“万琴堂”，后落入金章宗完颜璟之手，被其称为“御府第一琴”，并挟之殉葬。十八年后该琴复出人间，曾被元代的耶律楚材收入囊中，后辗转于明皇宫、清裕亲王府等，经琴家汪孟舒收藏，现在为琴家郑珉中所有。

第二，松石间意
身价：1.3364亿元（2010年）
松石间意为宋徽宗赵佶御制，并清乾隆皇帝御铭。琴面蛇腹断纹，底细密流水断纹，金徽玉轸，自是十足的皇家气派。其所创造的过亿元的古琴“史上最高价”与其皇室身份大约不无关系，至于其声音到底如何，却罕见记载。因而松石间意的江湖名气，实在是钱堆出来的，到底是名符其实，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倘若没人舍得弹这价值连城的宝贝，便无从评论了。

第三，大圣遗音
身价：1.15亿元（2011年）
存世的大圣遗音有两张，均为唐代宫琴，两琴制式完全一样，琴底所刻“大圣遗音”字迹亦类似，唯铭文不同，故两琴应斫于同手。两琴一为故宫博物院收藏，一为文物鉴赏家王世襄收藏。后者管平湖先生曾亲自弹抚过，并说“九德兼备，当推大圣遗音。”古琴九德即“奇、古、透、静、润、圆、清、匀、芳”，能有三四德便已堪称好琴，九德兼备，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中的状态。大圣遗音音色之完美，在古琴中当属罕见。

第四，九霄环佩
身价：2500万元（2009年）
名为九霄环佩的琴有四张，三张藏于博物馆，一张在琴家手上。四张九霄环佩均为唐琴，且形制、琴底款识亦相同，据称出自雷威之手。九霄环佩数量较多，又有“在朝”“在野”之分，故而流传中始终享有盛名，且一直是江湖中人人称羨的名器。一张九霄环佩一度现身上海，被称其音韵至为佳妙。前不久上海举办民族乐器展，九霄环佩来沪参展，可惜我去观摩时，琴已提前撤走，未得一睹名器真容。该琴至今尚能为琴家演奏，在存世的天价古琴中，当属不易。

第五，虎啸
身价：6555万元（2011年）
虎啸为宋琴，原是吴门著名园林设计家蒹葭琴家汪星伯的旧藏。据说此琴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其髹漆工艺属传世八宝灰琴中的珍品。“八宝灰”由珍珠、玛瑙、各色宝石、响铜砂等材料的细末加鹿角霜与生漆合成。使用这种髹漆工艺的琴身会较常琴厚重，优点是经弹耐磨，又因加了响铜砂，故出音有金石之声，缺点是不易出断文。而据称虎啸琴声如金石，透润浑厚，韵味悠长，堪称稀世之宝。

一家之言《名琴谱》(上卷)

琴的江湖之七

钟菡



墨竹 (中国画) 韦小宝

从来山是要登的。登山看山，身处山中，才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而眼下这狼山，雨天里兜头扑面站定，不禁哑然：这是山么？百米的高度，抬眼即望穿了山顶，称海拔近乎可笑。还有这山名，真就粗犷得愣头愣脑，余秋雨形容狼山这个名字“野拙而狞厉，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。”（《狼山脚下》）

于是随性乱看，不意闯进一座千年古刹——广教寺。行行复行行，始觉这山寺的神妙，而狼山，恰也应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的古话——在中国佛教名山，除有四川峨眉山、山西五台山、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“四大佛山”外，还有历代相传的“八小佛山”。我们熟识的如：南岳衡山、中岳嵩山、江西庐山、陕西终南山、北京香山等等，着实没想到，“江苏狼山”竟位列这八小名山之首。

狼山的声名，确乎有它的

不一般。不一般在哪儿？想是与佛教的渊源有关。

这就要说到广教寺。广教寺建于唐总章二年（669年）。这一年，武则天46岁。虽垂帘于幕后，实已替高宗当政。这一年，“初唐四杰”的卢照邻秩满去官，离开蜀地，寓居洛阳。在蜀地时，与同是“四杰”的骆宾王往还唱酬。15年后（684年），骆宾王以一纸讨武檄文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。这年11月，徐敬业兵败被杀，骆宾王下落不明。对骆宾王的下落，历史上有被杀说、逃亡说、投水而死说、灵隐为僧说等等，纷纭不一。令我意外的是：这骆宾王墓，就在狼山东南麓。

我是在回来查阅资料后，始知唐骆宾王墓就在狼山脚下的。虽因寡闻而擦肩，却也在错失中生出浮想与浩叹。

骆宾王时期的狼山，还孤悬在一片江海中。从地图上看，长

江到这里快走完，即将入海，江面变得开阔浩渺。不知骆宾王当年有没有登临狼山，有没有如北宋王安石那样登山观海赋诗？

对骆宾王的下落，一些野史都持“灵隐为僧”说，甚而还敷衍出小诗人宋之问夜宿灵隐寺，月下得青衫老僧两句好诗：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。此老者，正是落发为僧的骆宾王。

我们自是不必对野史里的故事和传说较真。有没有灵隐为僧或月下接诗，骆宾王还是那个诗才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的悲凉之士。狼山脚下的骆宾王墓竟似一个注脚——呼应了他在《于易水送人》里的两句诗：“昔时人已没，今日水犹寒。”

不必回避这“寒”字，今日狼山摩肩的游人，都是冲着古刹缭绕的香火去的。如此甚好，长眠于此的骆宾王，虽孤坟一座，却受着佛祖的庇荫。听不见没用的

大声，却听得到小的声音。

狼山与佛教的渊源，自初唐始，距今一千三百多年。广教寺一寺两供奉，既是“西方三圣”之一大势至菩萨的道场，也是“大圣菩萨”的道场。广教寺的神妙，在于那些大殿、楼塔、碑亭不是密集分布，而是山上山下纷纷错落。如山下法乳堂（大雄宝殿）隐在树林间，依山势而建，堂底精透，设色雅净，檐山上的金箔了无俗气。虽是毁后数度重建，却葆有了一份宋代禅风的幽邃。想着雨天或向晚，喧嚷的游客退净，站在堂外远望，两边山坡上，每一棵树都沉默着，如同山的隐衷，而鸟鸣声则铺天盖地。这亦是一种神力，令人想起经书上的话：无所念者，是名念佛，念佛即念心。

这么想着，狼山竟也变得生动和饱满起来。鼻翼间，一股幽明沉香。

千年金丝楠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。

十日谈

南通漫步

